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竹溪鬳齋十一藁續集卷十九至二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傳熊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錄舉人臣李　椿

欽定四庫全書

竹溪鬳齋十一藁續集卷十九

宋 林希逸 撰

挽詩

趙庸齋

金章雖貴豈公榮一點孤忠百世名字字清吟如太白篇篇奏疏似更生士綠氣類歸宗主身為朝廷作重輕當世共傳書幾種最初曾見易先成

品題人物妙權衡在日江湖有重名為國得賢八君子登門執贄幾書生少游輦路心交久晚見南華口義成欲序未酬詩卷在相知可獨是同庚

信菴趙少保

勲名已盛端嘉日身佩安危三十年自去鴻樞開督府迄辭鵷閣老平泉早看養馬封侯將晚作騎鯨捉月仙縱道進賢冠最好不須畫此上凌煙

長淮當日事尤危孤壘身當數月圍楊子江頭如虎卧

平山堂下似鈀歸二難千載為時出一戰三京與願違
𧸐恨伯符投鏡去追懷到老淚沾衣
百萬頻年戰虎貔神馳漠北到洮西空餘八陣江頭石
未見一九關上泥守父訓辭黄閣去負時名與紫巖齊
河山妆此英靈氣下馬千年看墓題
出語無多動造微公於學問似生知客游槐府珍遺帖
世誦樗翁序近詩握手最先門下士傷心誰勒墓前碑
匆匆四十年間夢憶到廬江下榻時

趙虚齋

兩朝人物號耆英九折崎嶇亦飽經幾度拂衣心似石
重來曳履髮如星爭名可是因文字轉臂堪嗟失典刑
何處藏山猶有史悲笳幽咽若為聽

興學深功在易通御題褒句聖恩隆成書自講前無例
異論難齊久始公辭有所之端可據文無不變論尤工
臯比定集諸仙聽獨惜丁寬道不通

恕齋洪尚書

定是仙從天目來少曾吟詠到襄淮才名詞伯班常伯
學問平齋授恕齋華蓋謾云鄰翰苑衮衣不許上瑶堦
海山縱好歸何處嘆惜人間事好乖
秀骨清姿玉雪同幾多星宿入心胷風流王謝談諧勝
家數常楊制詔工坐政事堂無六丈登文章録似三洪
年來人物蕭踈甚玉座東西欠此翁
伊昔宸京握手初横經公未到三衢早班玉笋還先去
晚侍金華却共趨思老有餘知筆健病成應是為詩癯

峯㠍太華嗟何及身遠無因奠束芻

陳節齋

諸賢名並端平見一老音存正始遺改紀重來時領袖持荷獨立右尊彛心忘世易身難乞家著書多人少知省闥纔辭留史館可憐便入八哀詩

國重穆陵蒐鉅典帝咨宿學進隆名那知幻境空花散不待藏山史草成筆塚長存堪悵恨書棺何益謾哀榮西山門第今無幾落盡殘星淚眼盈

早歲登門叨賞異暮年造闕喜追陪每從省户供詞去多向都曹誦句來逐客贈年今尚在癡兒别飲恰方回湖邊握手如前日身隔千山嘆玉埋

李斛峰尚書

公擢端平第祥開日下雲乾坤鍾直氣星斗瑞斯文出處關時運更嘗厭俗氛白頭需舊學何事靳吾君

又

論著千年計崎嶇二紀餘人多仇直疏公不羨除書曳

履歸何晚儀圖事竟虛早知天許啇恨不守茅廬

又

中朝更幾局鳴世獨錚錚奏疏如山槩哀笳何處聲雖

孤巖石望何損斛峰名應有遺書富何時見集行

又

當年期集所一榜上三人晚節惟公在交情獨我親楚

東分袂久溪上得書頻曾共茅簷宿因行部入閩

又

三領閫麾節名高德度寬苦尋鹽利病痛念郡凋殘擬有回天奏相期對日看入朝孤此意聞者淚闌干

朔齋中書劉禮侍

聲名早日到宸幾自許淩空健翮飛朔黨家傳真抱負西州人老幾招麾長庚窮殺狂如故韓愈疑為傲則非歲晚雖為香案吏白頭終與壯心違

再造功成始趣還又從薇省去長安登車屢作澄清使持槖還須文字官子美八哀俄入此賀公二命只書棺

不知庾亮埋何處遙想悲笳淚雨潛

一識端平三十秋北闕重別見南州紫薇閣下分房住黄檗山前並轡游碧水詩來秋後得吳門書去病中投交情不薄相期遠底料催歸記玉樓

趙大資　無情先生　以下追悼作

先帝云公有相才經帷曳履久徘徊先調化瑟更絃去却贊兵機杖節來祀典空聞陪五使宗臣不許位三台白頭遺老孤忠在忍漫騎鯨亦惜哉

當年玉座語尤親薦士雖多不語人天下短長才識盡內中方寸紙來頻用晏公事僕窮分作米鹽吏公許宜為翰墨臣回首擿文今夢斷長懷知己淚沾巾公有奏刋分門薦士余為豐儲幹官名入詞翰門

王太博特魁宗合

蘭宮凡幾上直待晚成身臣對三千字君恩第一人談經居未久岸幘請何頻風月分能幾空山骨已塵

以賦鳴雖早襟懷質似虛出彈齊士鋏歸讀樂軒書丹

桂攀殊苦黃粱夢不如在時同手足入念每沾衣

盧汀州 號野涉

名落江湖歲月多白頭還止夢三刀胸藏千載心期遠識盡諸賢眼力高慷慨當筵談抵掌淋漓滿壁醉揮毫空山埋去泥銷骨何日人間見此豪

野涉來南岸憤時我方為掾久追隨爐熏柳葉同清話酒嚼梅花幾賦詩別後京華纔一見病餘山寺謾相期壬子余自畄歸公病方安約至黃蘖不果為公一慟今踰紀當日交游在者

誰

百七弟

我嗟孤日早汝亦守偏親愛甚於諸季年多似一輪家
雖老去足身苦病來頻卜穴何時定傷心歷四春

黄倅 鈞

蹇驢騄乘騏驥車有士如君具眼無唾手兩科名淡墨
秃頭半刺 闕 紆朱筆無見夢花何有玉只空埋草已枯
搔膝向人吟不住追思如見重嗟吁

輩行交情似此稀舊遊追記每攢眉桐花古郡為僚日落葉長安謁選時君去鳴琴曾别飲我期煨芋更論詩誰知俯仰成今古僂指傷心二十朞

兩舅氏

吾舅雖潛德人間兩玉人眼高俱邁俗鬢秃共娱親埸屋因縁薄詩書趣味新少公談頗勝伯氏奕尤神門外相過少樽中自釀醇荆花同伴老竹葉滿懐春壽衮皆踰七堂封亦與鄰贈車傷作夢華屋悵今嚬甥老頭如

雪山空骨已塵前年松下醻語不盡酸辛

王倉華甫王實齋遜銘倉之父為孝友王家

王為溫陵法曹方蒙仲子功為理曹余為節推三人相與最厚

姓名早入文章錄姿性宜生孝友家視世故輕如棗葉得時名重只皇華白楊何處傷心遠紫帽同游飲淚嗟向老伊誰同此意獨餘一友在東嘉子功永嘉人

九江朱長卿信庵之客余同朝同舍也

精神潲腹氣英英英早歲宜登要路津名是平原門下客

字同先漢蜀中人已趨文石班猶淺雖擁油幢志未伸
壯士不留强敵在交游相弔淚沾巾
江番相望兩年餘度度書來有壯圖安已彈箏思海道
武空鳴劍說伊吾公間未久騎鯨去我遠先慚倩鴈無
宿草不知秋幾度衰年何計奠生芻
班行一見便歡然意氣相求似夙緣得古鼎彛多鑒定
常時樽俎每招延郊吟愈和曾成軸晉帖唐碑不計錢
見說舊藏今散盡傳家猶幸子能賢

陳所齋

胷涵萬卷筆如虹四海應無兩所翁身老肎疑詢有鬼眼高不許憲交公祇緣命薄非才薄信是文窮與學窮班路重來終一簿予麾亦不到莆中 在朝以足疾出

又

三文堂上墨猶鮮別幾何時哭此仙散髪弄舟思往日撚髭覓句是前年理明洛學知翁少表墓瀧岡有子賢人物如斯埋玉去病違執紼淚潛然

劉殿講大卿範

涉世風波惡收身歲月長再三持蕩節八十侍華光邉入籌如蔡民懐恵有棠兩朝凡幾奏書不與人亡

又

已分黄冠老猶為白髪卿登朝耆壽俊聖學緝光明盛德兼和介高懐了死生柯山仙窟宅笙鶴定相迎

又

幾年漫仕貧如故半世投閒樂逺譏無八九椽多借宅

得三百户謾題銜初畱蘭省交吟卷再見芝山送别帆

何月得尋埋玉處天南凄惻夢松杉

莆守汪宗博

凝香据案幾何時事事傳來昔見稀生果神如包孝肅

死尤貧似尹翁歸誰知食少為身害可恨才多與命違

見說滿城人慟哭交游那得不沾衣

又

襟義如公世所難南來一念十年間喜時文石為烏石

未到壺山住道山宿草故人訃顧畢生匆有客弔喪還

清名雖在身何在放淚空嗟造物慳　來莆先至三山謁越烏石尚書墓

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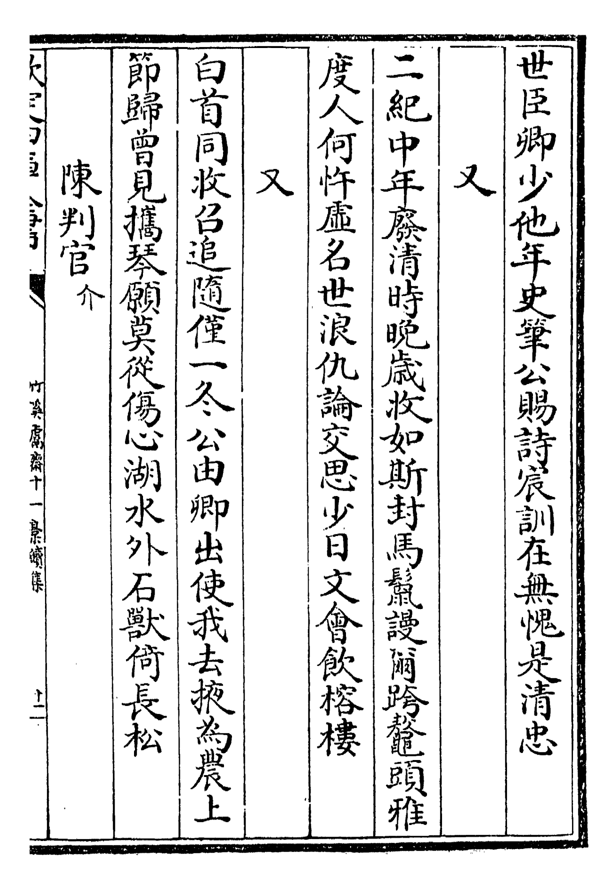
天奪如公亦酷哉遺民悲慕似嬰孩轜還夾道號啼送

寢祭諸村接續來野録何年能入史祠成他日轉生哀

溪干舊友多彈淚半月前書手自回

吳理卿

風骨相期衆才名為底窮筞雖高似董位却劣於洪沒



世臣卿少他年史筆公賜詩宸訓在無愧是清忠

又

二紀中年廢清時晚歲收如斯封馬鬣謾爾跨鼇頭雅度人何忤虛名世浪仇論交思少日文會飲榕樓

又

白首同收名追隨僅一冬公由卿出使我去掖為晨上節歸曾見攜琴願莫從傷心湖水外石獸倚長松

陳判官 介

師學親聞正始音半生為母欲投簪浒環辟水成名去為念珠曹得譽深賢比鄰侯家有傳達如康節病先吟寧需郡幙辟臺幙到死知君鐵石心

陳府判司令 童科

大科家世家傳芳恨不崢嶸翰墨場空鬱壯圖纔半刺合司帝籍便横翔官稱僅似潯陽白早慧疑如江夏黄曾向掖垣開薦口眼看埋辟倍嗟傷

鄭令人 義江陳開國内子

具眼翁求壻齊眉老耐貧年如絳甲子賢比鮑夫人守誡居官舍持經識幻身親鄰恩意厚誰不淚沾巾

陳橋山

昔侍先師席西軒筆研同晚為蓮社客私號橋山翁内景經誰授還丹訣自通仙班催底急吟此望方蓬

又

數畒園雖小齋居却有樓木奴居半許果子亦多收閒日長趺坐晴時間出游自君之去矣遙望只增愁

鄭子誠

執經師席下於我是庚兄袖手塵中老灰心世上名杖藜行竟日杯酒度平生終始交情在無人解索銘

又

住處雖鄰曲多慙寂寂居間能馳手帖時致以肩輿我嘆年相若君衰日漸踈人間夢先破周蝶果何如

劉夫人 趙必𤩽母

淑德生全美深閨禮自防訓嚴今孟母誓苦昔共姜科

欲傳三世皃令學四方棲鸞吾所愛千里索銘章

又

獨力持家老真如烈丈夫齋明供緼藻服飾厭金珠甲子祇餘六鸞雌嘆久孤悲笳講山路寒日澹霜蕪

莊丞内子

多門嬪貴族何事喜摩訶清比顧家婦達如淩行婆再來鄰曲媪獨見女中娥委化雖云樂潘郎鬢柰何銘云鄰媪見夢而生

死自知歸處生能孝養親真堪名烈婦豈不勝癡人新卜金沙窀穸空埋玉雪身佳銘求篆石摻筆為酸辛

鄭仲升

西軒同舍日開爽莫如君健筆疑淹筆方巾似艾巾壯年嗟斗粟老日味羹芹鄰里交游盡傷心宿草墳

林甲父 啃

我有宗傳未付衣喜渠歲晚共吾伊云胡丹旐嗚笳去不見青衿問易時生靈運前何太速為文介後重堪悲

犀斜穿木今誰主飲淚看君乳下兒

丘司理母 同年升 之子

三十年艱未易禁信眉纔爾遽涔涔斷機有訓名花帖埋辟無慙見藁砧剪髮為珪供客饌却𨚗令佩職官箴年兄事狀夫人誌歲月追思淚滿襟

李提舉 丑父

榮塗久歷似羊腸蓬省歸來髮欲黃麟筆正煩朱邸客駟絲還要錦䆮郎觀魚濠上歸思切吟雁峯前遺愛長

金鳳賡酬知樂甚玉樓誰召去何忙
早歲聲喧翰墨場晚尋蘭芷到湖湘劉郎未得文章力
涪老空懷書傳香埋壁奈何從石衛好竽滋甚况琴亡
山房宿處成終訣悵憶交情四十霜

陳提舉燁

三為一疏鳳鳴陽去國投閒兩鬢霜早有重名居另府
晚因同姓誤君王恰還使事逢新政已峻卿班入太常
止尼不知何物祟清時竟失魯靈光

嶺海清聲玉雪如門庭尤峻是閒居吹噓昔日班揚賦
受用餘年老易書亭列百閒多築圃舟移數里自穿渠
春來紅紫應岑寂花外無因見小車
別無久近不相忘見面雖疎意味長向摧梁初馳唁疏
已埋玉後送銘章我慚臨穴詩黄鳥兒報移阡識白羊
絮酒何時澆宿草些成三賦淚沾裳

趙通判

世守衹儒術才優奏最頻官終半刺史孝事兩家親長

葛碑仍在甘棠愛尚新趙公陂上下遙想泣遺民（辛惠安築陂有記）

碎劇更嘗久躋攀鬢已皤題輿嗟命舊製錦得名多銘好傳千載梁摧付一窠書丹慙鈍筆回惻甚於蘇

山長陳剛父（初為雲川簿入倉總幕）

名在江湖久青袍鬢已霜茗人師鑿齒蓮幙客君房甫為思芹去還遭撼樹傷清朝公道厄埋骨竟淒凉

又

君本輕埸屋何心第太常吟姿如鳥瘦直性似蕭剛已恨嬋娟誤爭知禪化忙功名雖有命詩在莫俱亡

林宗院母

鵂髮賢哉母冰清又玉温早同夫傃隱晚受子貤恩箕箒營新窆銘文託後村登堂曾及拜吟望暗傷魂

丘進衛内子

鸂鷘同看去閨營不少須幼癡兒哭母死孝婦從姑牛卧圖形好鸞棲鏡影孤藁砧銘石語悽寄挽郎歌

梁秘閣

江模歸來喜脫簪當門小築似山菴名於世見林間一爵以仁尊天下三早失偏慈心已懶晚雖漫仕性難堪非無憂愛閒成僻雷雨曾傳舊奏函

白頭姓字紫蓬仙三徑還公得樂全八九十翁健如虎等閒一蜕妙於蟬何年重見風前樹此夜愁看月上弦義合弔廬寒阻我須携斗酒到岡邉三月初八日築

當年握手向番湖歲晚交情不暫疎安樂窩中三度宿

往來溪上幾回書鳳游舊容彫零盡龍窟新阡悵望初人物如公應不死有銘有誄果何如 鳳遊治司堂名

趙侯母葛氏 黹守

盛德高年百福全瑶池元是女中仙慈民束吏如侯少為國生材嘆母賢綵服俄更哀服去禱歌還與薤歌傳民懷召父依依切苦恨夫人不少延

戴主簿 㿉鑣

榕樓飲日君豪甚豈料淒涼雪滿頭横鶚幾回賔上國

棲鸞一老殯南州拜經傳業源流在作賦摩空取次休
詩卷舊人無十九簫笳何去暮雲愁
有子能賢知孝甚新磨銘石以貧遲為君更作招魂些
此士無憖有道碑身老夢思埋玉處客游憶到共燈時
家成好入遺文去乞與他年作瑞芝

前住黄檗亮西山

疇昔西山元有亮師今名亮號西山初修白業光時現
晩破玄關髮已斑緣熟不妨逢檗住意闌忽漫杖藜還

鴈湖未久跏趺去汝蛻雖高我愴顔

黄倅内子

岸幘生同譽繙經老耐癹能賢皃似侃愛客母如珪有弟銘崔姊何人傳鮑妻霜風吹旐去笳咽篠塘西

適軒黄革叟

翁昔南游日看君玉雪如晚憑居士几死守樂軒書聖處吟應到原夫技豈踈白頭心自適元不羨高車

二

閩譜雖華遠君於派得黄銘宜買石待詩豈入甌藏憶
昔題吟藳傷今賦一章鄉戀序葬處遥想暮笳長

挽潘守

詩書家世事公獨妙兵籌異質生三乳時名放一頭萬
山叢裏邑五嶺水邊州謾道登朝去功多恨未酬

二

廣蜀爲唇齒雙江直下舟人知傳幹腹公識到源頭袖
入棡前疏籌深嶺外憂慇懃叅近事字字叱龜猷

三

鄉閭扶杖久早歲譽兵間誰信白頭叟能柔赤脚蠻人言勞不報公有道能閒似是英雄骨埋名向此山

四

文武憂才盡斯人為底窮威聲傳境外袖手老閭中來往二三客康寧九十翁及門曾一識銘筆愧難工

同年趙左藏時序

登名三十載岸幘去壺山乍入離珠府不留鳴玉班同

升君弱冠久别我衰顔及此吟哀些傷哉數太慳

二

容有南來者云君病本無信然身是夢俄爾我非吾甫

脱登山屐猶傾對月壺人生太危脆變幻止斯須

三

疇昔號宗英嶔崎恨莫平晚同著用數早負榜中名握

手雖踈濶驚心隔死生白頭慈母在遥想若為情

挽後村五首

九十非爲壽夭胡奪此翁兩朝名法從一世大宗工集

本家家有囊封字字忠老龍雖異寵堪嘆夢俄空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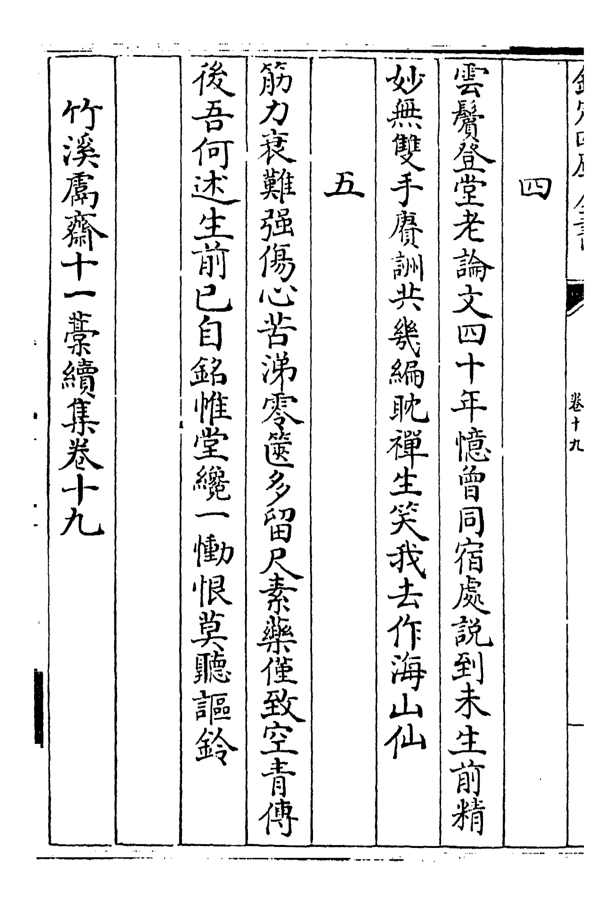
詞源泉萬斛筆欲挽天河詩比歐韓密文追漢晉多一

生名皎皎四入髮皤皤班不登書殿傷哉可柰何

三

古來皆有死身豈解千年縱使能仙去何如以集傳騎

鯨烏石外下馬釣磯邊忍使斯文喪憑誰問老天



四

雲鬢登堂老論文四十年憶曾同宿處說到未生前精妙無雙手賡詶共幾編耽禪生笑我去作海山仙

五

筋力衰難强傷心若涕零篋多留尺素藥僅致空青傳後吾何述生前已自銘帷堂纔一慟恨莫聽謳鈴

竹溪鬳齋十一藁續集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竹溪鬳齋十一藁續集卷二十

宋 林希逸 撰

祭文

莆守汪宗博 元春

僕緣烏石得公而友烏石於公知公最久十載睽離于京再見語及烏石必愴顔面每嘆平生受恩此老不知何年一哭宿草僕時戲言壺山勝處輟班暫游此為便

路我歸三年公始再轉忽詭民庸果如所願曁來語余頗覺慰意曰子前言殆幾縣記我固知公襟誼可敬尤知其賢必有美政一闕下車事事駭俗遠近傳夸如包孝肅落公之筆若神授手干公以私誰敢啟口呼民如兒据案書牘片語可傳勝負俱服首管覊舟盡却册例厨寒無煙飯喜以麥吏曰神明民曰父母天乎何其遽爾奪去四境哀號曰葡無福香華連連躋堂以哭或尤火攻或嘆食少曰我使君何辜而夭凡仕於今無論饕

墨巧則邀名惰則逃責公胡介然皎皎自異豈神亦憎

不介奚累千里喪還囊無餘孔生者何依死者何送昨

公之來過門話舊戒言三酌不許多又今公之歸仍道

溪曲我持此觴徒酹以哭千載須史名存身沒何嗟乎

公惜此人物

梁秘閣應庚

君為先輩登名四紀漫焉而仕俄焉而止向也為貧五

就賓幕乃心冥鴻揮手鳶鴟知已非無兩在鈞軸拂衣

徑還甘老駒谷晚遭明時寵以中秘身外虛名君亦何意小圃當門有梅有竹觴詠自娛無所不足九十之年愈老愈健如仙地行舉國所羡楚東為僚一見知敬交久而親屢至三徑愛客苛留度度如是書來溪干不知凡幾去秋之殘忽以病諗亟問亟酬初不伏枕續聞小車亦既出戶方喜君安忽得君訃哀哉斯人遽爾仙去君骨非凡必有歸處君乎何憾我惜此友寓情一誄寸心何有我雖哀慵義當往哭先馳此卮有淚盈搁

常東軒 挺

公早以文名晚以節著奏賦如班揚牧民如召杜峩冠則鄒陳當制則燕許既受知於兩朝猶屹立之一柱何厚積之未施乃見奪之許遽嘗觀公之平生蓋以道而出處莫難於曩歲之塗歸莫榮於此時之引去彼璫何人惟寵是怙既斥以憑城之狐重來如出柙之虎豈聖世之清明容此曹之號舞衆方噤而詭隨公獨奮而力拒雖中札之屢頒抗累奏而不住帝亦何心臺已有疏

固省闥之暫違實扆旒所簡注俄當饋以興思痛憑几之移御遺之嗣皇擢以政路朝方喜而登賢公亦義而報主天不憖遺此酷何翅思累朝之前脩就兩地而歷數治平有歐天聖有曾皆垂譽於初元豈必立於宰府以方之公何愧於古惟賤子之納交實同游於齋序每握手以相歡至忘形而爾汝溫陵之歸再見溪干之別三暑餘年分守於阨窮一字不到於公所愧公多情逢人寄語墨猶濕於近書事莫慘於遠訃方得請於帝前

忽遺形於江滸嗟何惜於幻塵亦等是於逆旅義當哭臨道苦脩阻素車之願以老違巵酒之微以誠寓悵交情之奈何徒隕涕以如雨

莆守監簿陳所翁

千年百年豪傑能幾我觀所翁則其人矣興託之勝淩霜噏霞才思之妙舒英吐葩少作流傳誦不容口老筆縱横醉不停手名固我予才固我奇即其緼抱知者伊誰一第中年世路何蹇花底重來緣法何淺生平學問

所試幾何豈伊才名能爾析磨壺山一麾未至而尼歲晚雖貧吟傲自適去冬遇我紫帽是還僅能兩夕笑語溪干祠辭留題醉墨猶濕後約未訓至此何及翁乎已矣已矣翁乎身前百恨可付一吁其迂似夸其簡似亢亦以此名亦以此謗僕緣息味一見而親愈久愈篤豈伊同升中間相望離合屢只每一相逢雀躍拊髀翁今何往再見何時惜此人物云胡不悲太白曼卿不仙則已果如所傳翁必不死義當一慟曷日顧諧寓情先此

於乎痛哉

後村劉尚書

嗚呼先生胡忍遺世梁傾嶽摧龍亡虎逝嗚呼天其喪斯文乎國不遺一老乎四方之士何所就正乎吾黨之友何所問業乎光爭日月之文僅止三百卷乎幽泣鬼神之詩不許足萬首乎斗南文星其隕而為石乎壺公玉色其愴如岷峨乎公於先皇受知殊特錫第以賓踧序文以奎畫其感恩而從於地下乎嗣聖於公眷亦深

厚進班於老龍待公以黄耇不待乞言而棄人間乎西山南塘公知已鐵菴臞軒公端友其將往而同游乎騎箕者傅為奎者蘇抑公雖去而不死乎僕從公久近四十年書藏幾篋詩和幾編平生相與似有宿緣論文縷入析理機玄公才之大我時攻堅我學之癖公譏近禪有瑕必摘靡精不研公嘗謂我休戚同馬公子吾子如一家然歲在乙丑訪公留連登辟支之頂宿壽溪之邉同吟即事獨妙數聯續鬮目眚致樂萬錢奈何書月至

死弗痊邇者問訊於燈夕前小阮惠報知公沉綿走僕數四夙夜縣縣俄而得訃淚灑如泉義當往哭春猶未暄馳此一酹始為之先二品之貴八袠之延謂公何憾未為知言公來瑞世公去飛仙斯文何抑後學稱寃哉為此詠悲懷昌宣邦之殄瘁奈何乎天

謁考塘外祖墳

幼來外家及拜王母母憐其孤是愛是拊長既飄零游學天北夫人之喪遠望而哭歲在壬辰始謁墳下追惟

舊恩有淚如瀉後十五年叨此假守酹奠與偕吾母吾舅人世空花翕然聚散回首於今可奈哀嘆挈挈壺觴僕僕來止髪已如霜嗣至能幾窐木其崇孫曾是荷尚期千載積善之報

謁二舅墳

少也孤苦母舅是憐時來就學誨飭拳拳僥踰叨竊敢昧由緣官游南北歲月易遷不拜堂下二十六年中慙假守徽福自天儒雅之集團欒母前畨易遷里偶以病

緦舅別吾毋實來溪過自此一間雲山連連聞舅之訃寸心欲然弔祭弗及遙望涕漣雖有書疏此情曷宣甥今老矣有髮如綿持此一酹于舅之阡宿草不哭徒飲淚焉

前高安林縣尉

嗚呼卿月竟止斯乎一第乃爾不第何如燈窻勤勤蚤歲雙字所幾成身以慰父母年踰六十始綠其衣風木之感言之涕洟黄綬而西聊復爾耳三易郡倅非不知

已霜臺一别方爾萌芽春雖有信梅猶未花俄爾書來以歸櫬告我復其書僕猶未到何恙靡已遽殞其身拖紳鳴玉世果何人君於交游夙有美譽久室而通又厄以數士非傣隱孰不求名如斯而已亦曰有成人世空花短長皆夢底許匆匆則亦可痛繐帷一慟宜速而遲亟酹以告云胡不悲

後村墓祭

此山之藏公所自築有峷其封夾以華屋有檜有松有

梅有竹公常自來客亦同宿生而身游歿而魄復此公所安誰議改卜諸孤能賢不惑流俗吉日時良於焉埋玉下馬之陵今在城北來者按圖問此窣木惟我於公情同骨肉原頭送車義當追逐叨恩誤除有旨詔趣小草自慚行裝已束區區數言薄露心曲猶子厚余託為宣讀傷哉柰何有淚盈掬公其亮之歆此魚菽

後坡林吏部祭文

於乎後坡如斯柰何浮榮能幾掣電逝波人世匆匆千

載一夢雖則云然柰何不痛公於三舍如狩獲麟詞華俱妙尤以賦名崢嶸乙科顯晦三紀豈不登朝豈無知已既歌于蔿猶詠海沂後先三入始謂逢時朱邸談經紫宸對疏胷中光芒於此略吐銓曹既擢帝眷方濃云胡雅志詭以民庸自謂丞郎法當外補寓書語余欲小結裹朝有公議亦曰予麾雖俞心去猶幾公歸朱幡方迎易以丹旐天果如何予奪莫料如玉其德如錦其文胡不持橐胡不演綸世雖多才公豈易得衮衮韋飛於

公何啬啬公猶可能不憖遺江干一蜕行路嗟悲矧我於公情同手足别我入京過我一宿班行三載有鴈必書近墨猶濕幽明頓殊我注南華公所酷喜非苟喜之怳有悟已經言物化擊節不休公今何往為蝶為周我每思公狂欲大叫輀車既還病阻往弔述情卮酒一字一吁縱令宿草敢廢生芻

竹溪鬳齋十一藁續集卷二十

竹溪鬳齋十一藁續集卷二十一

宋 林希逸 撰

墓誌銘

將仕林君父子墓誌銘

三溪之南昔有隱君子廬於古榕之陰曰林氏余識其家四世矣若君之父子余實加敬愛焉君諱鶚翁字朝叔早事樂軒於西軒頗能場屋語年三十杜門如處女

動守繩度不苟言笑築樓於其居面挹西南諸峰梅荔列牆左右余為名曰登明時引接賓友壺觴其間於世泊如也無親疎遠近皆曰德人延師教子尤盡禮課督甚嚴故諸子皆穎出少孤終鮮母子相守四十五年孝養甚至潘夫人卒歲時悲慕不已咸淳丙寅正月三日以疾終享年五十六補將仕郎曾祖某祖某父某娶張氏男子二俱登仕郎冑其長也浚漕貢進士女一人適俞慶嗣鄉貢進士冑字甲父丱角聰敏出羣兒既長恂

恂如也於人不妄交從余學易春秋頗有得余築三文書舍溪干致名師聚學侶胄居其中下筆多奇語同舍推先之將仕病執藥餌不頃刻離居喪哀毁骨立卒哭猶往來課藝不輟俄以怯病卒後翁一年丁卯四月也年三十一朋友入哭皆慟余尤痛悼之娶余弟義女一男某方亂戊辰十二月十有四日庚寅與將仕共葬董溪東灣山之原嗚呼傷哉先是壬戌余待罪秘書監乙以元士一階貤秩綱山林先生樂軒陳先生既特贈迪

功郎仍許以文介文遠易名余又疏于朝以二師嗣皆絕旁支無一家乞從諸生僉議立後朝家俞之然二師松楸僅存斷垣敗屋不守歸謀諸人無肯即者朝叔慨然曰胄守三文之學文介吾宗也願以在籍田分其半為文介户俾胄承祀焉臼之臺府諸使義其為皆畬筆寢許於是甲父為文介直下孫而文遠亦得嗣君實倡之鄉之舊門人喜網山之有傳也共植華表於其廬之右扁曰文介坊余方冀其有成以振遺緒而天啬之適

竟爾嗚呼傷哉浚好學性孝友執喪治冡舍尤謹哀其父兄不得年涕泣以銘請余廢食抆淚序而銘之銘曰結廬何年松陰翳翳自我識之倏已四世有德必年胡天而逝哀哀何心銘此翁李矧曰胄乎文介之裔

適軒黃君墓誌銘

永陽龍嶼黃華叟邀齋糾曹公之次子也諱自信與其兄某同事樂軒陳先生以見趣稱早歲有場屋聲亦嘗走江湖矣交游甚衆諸老頗許之中年喜學詩晝棼他

叢蔡室以適軒名日夕吟詠其間暇則焚香鼓瑟有蕭然自得之趣雖先世簪紱華盛自視漠如也生平守師學鄙夷流俗緇黄占卜之事至死不變潛心經典大抵以詩發之故有適軒吟藁紀行游湘游岳諸集余嘗及見其半為之跋矣今存者一千六十八首無非輸寫己意畧不蹈踐古人前死知其期學力也咸淳己巳三月六日終於寢春秋七十有二其年五月十六日葬鄉巒山弟某來乞銘曰君垂歿所囑也余少因樂軒翁識君

父子於溪上紏曹南游初程也于時君兄弟如玉雪人
皆以遠業期之今止爾傷哉余初記鄉巒菴又銘朴齋
墓今又銘君俯仰五十年如一瞬息感今懷昔能不慨
然遂廢一食為之銘君娶陳氏先君卒三十年子一人
公裕其世次見朴齋銘茲不重出銘曰
得於師者正得於天者髙不耽於進其適者哦不羨何
欠不求何遭畸於人者多我以銘之何

梁秘閣墓誌銘

咸淳四年十有二月二十有八日秘閣梁公卒年九十一余未能遠弔為文馳哭之其孤以書復曰前數載吾父治寢買棺百需具矣且預為遺令曰銘我必竹溪吾兄弟未忍死吾父朝晡守柩哭如生存吾族親友乃以陰陽說語余謂葬莫難於得日失此春恐其期愈緩非孝也吾兄弟且哀且懼又相與謀曰葬必銘得葬不得銘如不葬死之日何以見吾父期逼奈何余讀而悲之不忍辭恨本末未詳姑紀其大者梁著姓也其系遠世

居三山閩縣曾大父德昭妣陳氏大父成慶妣王氏父元輔贈承仕郎妣林氏贈孺人公諱應庚字本仁自號止堂生有異質早著文聲交游皆前一輩聞人二十四拔解鄉漕寶慶丙戌始擢第孺人老矣公既得簿泉之南安易請祠禄以養甫三載孺人卒公哀哭自誓曰母亡矣吾何仕終歲不入京汀守李公華高其行以武平簿辟邑瘴鄉盜窟前至者多死公慼其知已勉為一出俄攝令四勦强寇一廛如冰霜民德之呼慈父繼守右

司張公翀以勞績上得旨循一資與堂除差遣丁酉陞從政五月循文林堂差江西節制司準遣丙申改辟兵鈐司峒冦作公宣力多太守胡公泓又以勞績上得旨與陞擢鈐司無歲不薦將以郡刻改奏公辭之甲辰堂差都大司準遣胡遣居另府又薦不報公宦情愈薄矣泉使訥齋程公憲使後村劉公皆授以京削若辭不受二公列薦于朝又有堂除之命秩將滿訥齋辟留陞檢察二公召余與蔡久軒俱在番其不可浼者如故癸丑

堂差幹辦江西帥司漕使浩堂翁公以上賓禮之時訥齋入相久軒與政矣方屬意料理之公急告老不得已如其請乙卯甫一考就轉通直郎賜緋魚致仕浩堂大書見一二字贈之公歸築圃當門名以三徑吏書節齋陳公書其扁鄉帥矩山徐公架見一堂圃中余為之記癸亥矩山為大儀以孝廉奏除直秘閣余適待罪西掖制詞余所草也朝野榮之丁卯陽巖洪公帥吾閩又以鄉諸老狀聞吏乞褒擢未報而公逝矣公雖五為使客

世味泊然殊非所樂歲晚得閒即三徑之間為窩曰安樂為亭曰玉堂何似為室曰村田樂往來吟奕客至即飲步履視聽如少年人自以為身退而力強造物乘除之賜余居隔一江相去四舍嘗三至其廬留必旬日對語超然無一點塵翳然公忠孝人也用世才畧甚長憂愛猶至時有所聞稍異必仰天嗟惜不已端平丙申裡夕雷雨一疏幾千言皆氷人語癸亥致書廟堂條内外之弊剴切當事情聞者益敬之始知公雖樂於退老而

一念之忠不忘也余甞謂仕而去有幾有以折腰為屈而去者有掛冠畏禍而去者有墜笏自僊而去者有買山資足而去者公游上幕何屈居明時何畏强於力何僊貧而癙何足由由然而就舒舒然而去愛士者求我我辭焉當國者致我我避焉漫乎仕有元次山之風確乎止有邴曼容之志陽巖之誅有曰早不求舉晚為逸民如公高尚世有幾人真篤論也余自楚東為僚知其心而愛之閒居相望倡訓之筆還往之書成帙矣去秋

聞以蹶傷亟問亟答殊無它苦輿以兩竹日涉自如忽以訃傳曰俄而逝吁惜哉死生之際亦異矣今以己巳中春八日甲申葬公龍窟山之岡娶林氏贈孺人先公歿三十有一年合窆焉治命也三子垓國安寅之二孫壯孫定孫女孫七是宜銘銘曰

五墓之游三徑之適名齊二疏壽踰九袠彼窟誰營崇以數尺彼車何送來者千百老而康强去不寢疾幾能如斯允矣見一

陳夫人墓誌銘

夫人諱善堅世居福清蘇溪湖北計議陳公煥其父也儀真貳車丘公升其夫也莆陽李曹應甲其子也儀真歿李曹方齓夫人守貧課其學壬戌擢乓科夫人喜曰吾無愧吾夫矣尉崇安夫人訓尤嚴每曰重囚之死生羣盜之重輕其獄自尉始是之不審徒靡爾秩滿得掾夫人頗以便家喜歸至建驟得疾隨愈抵舍如常時無何疾仍作年七十二卒之日咸淳丙寅六月二十有八

日也儀真兩娶前夫人林氏一女夫人一男二女庶子一女一男應斗治命為其弟井後四壻登仕郎吳之遴武經大夫淮西副總管李應龍顔龔公黄裒一孫真錫儀真與余同里同師又同年進士余嘗狀其本末矣葬龍山先夫人二十八年卜以九月十七日祔甲也以銘請余曰夫人盛年棲貧自守有共姜之節焉拊諸息其愛均有程母之慈焉訓理曹以學進有翟母之賢焉是可銘也已銘曰

發而居成其孤老而殂從其夫驥有駒大其閭遲有需

榮其墟

潘左藏墓誌銘

咸淳五年五月十五日靖州太守左藏開國潘公年八十九卒其孫公助以狀來請銘曰此吾兄告院公湜所作也余讀之悚然曰公輩行髙而得間久余後進也景定甲子始拜公於里第挹其容聽其言知其為鉅人長德也而公於湖湘知名許早治兵料敵獨有古名將之

風賞不償勞以老自遯世之負公多矣而畧無幾微見於辭色賢矣哉遂叙次而銘之余雖荒拙忝前史官盍紀其事庶公之尚有傳也惟長樂之潘為閩大姓實唐御史中丞季旬之後徙而城居著籍閩邑衣冠之盛自五世祖通奉公常始宣義郎建州教授贈朝議師孔於公為曾王父朝奉郎肇慶府贈太中飛英於公為王父晦翁以種德名其塋者是也朝奉大夫兵部郎中贈銀青光禄子韶則公皇考也銀青三室前後兩朱氏公母周

夫人以夢得之生而三乳頗有異質銀青酷愛之初補將仕郎銀青殁事繼母人以伯奇悲之屏而不怨嘉定辛未銓調常德龍陽尉朱夫人殁終喪為黄巖買納鹽場以廉謹得譽丞郴桂東時東南盗作如螗如蜩江西舒慶二黄十五吾闔晏頭陀羅五官郴之高垓衡之妙甫則扶友嵩謝了負包全李纂九皆其最桀黠者也自紹定已丑朝廷調兵遣將憂勞凡數此邑萬山之中為湖南江西廣東三路門戶乃黑風洞羅李二巨賊窟穴

也其民暴悍易動小忤意則刀鞘四起臺閫以公辟公曰辭難非義也慷慨就職一以赤子待之民安其政俄桂陽寇急權令臧桂以城危告公曰解圍不如擣虛自提官軍義勇入戰洞中簿尉何琛死于陣公之氣愈厲相持巖谷數日出奇掩襲髙埈賊先奔諸黨隨潰桂陽圍遂解諸公益知其能遂以招撫一委之公曰屈以力易得其心難吾為張綱可也單車造賊地不以兵自隨麞獠章章競出迎拜曰我儂非敢弄兵以自速禍常時

不堪侵枉使我至此公生佛也今惟令是從公停馬留食與語惻惻然曉譬以逆順禍福聞者相顧泣下送公還邑巢落幾空辭拜之際有出而言者曰我儂何以報公茍有驅令願為朝廷盡死力皆舉手加額而去諸峒聞風相繼聽命公知其可用矣適廬陵守趙公彥覃江西憲魏公大有以檄求援公遣七甲義士助之於是舒慶二自隕黄十五乞降臺閫皆以義士功居多爭上其事得旨因任改官理為須入仍與陞擢差遣公又為之

儲粟治藥刱立義塚使飢者病者死者有資焉然後傷死事之家旌孝婦之節以揉其心新學校之宮還教導之員以回其習于時蠻俗為之一變添差通判潭州朝廷知公得溪洞之心留之於此葢有待也嘉熙丁酉酋為邊禍烈史制垣檄公以七甲三洞策應公即日就道點集壯勇八百人直抵壽昌突圍以進北酋驚顧曰赤脚蠻兵來矣或守月城或戰清淮門我軍屢捷敵遂退制府上功得旨全軍補轉三官資赤脚蠻之聲遂振於

境外當是時公之名於兵間何如也秩滿除監左藏東庫人謂公鄉用矣無何出守潯州衆以為訝而公自視猶若歉然在郡孜孜如理家事以嶺民去天遠疾痛不得上聞切切然毛縷診治之損例卷損浮費代其民輸夏税一年帥謝公逵狀公治行累數百言上之不報繼知韶州以父諱辭改梅州未上朝以黄平為慮改知靖州公亦喜於自用初公以潯陛辭援漢唐蒙晉董元二事痛言蜀廣可通之路黔鬱共下之江時幹腹之傳未

的也先事之見已如著龜及抵渠陽訪求大理自杞蹊徑嚴如防遏曾未三月以侍御史周坦疏罷公論惜之歸食崇道禄尋擢廣東參議官時有諫官居寓里者欲請大奚山墾田同僚憚其聲勢噤齘閣筆公獨奮然曰此盜窟也居海中心昔在淳熙為朝廷憂甚久幸而鋤薙不許生聚種植其間著在令甲是烏可許其事遂寢聞者韙之公諱周伯字宗之莊重沉默即之粹然無嶄崕畀之行與人極和易居官不求赫赫譽而人自稱之

間關盜賊叢中十一年不徙邑勞績著甚亦既登朝隨以一麾而去其在渠陽甫爲邊計而又斥之史之當國其失士大抵如此老留瘴嶺非其所樂於是慨然歸而請老矣至於開慶之元湖廣蟊訌向公所藉之士赫然有聞臨陣爭先多爲朝廷死節而主其兵者羅詮亦公在邑時薦之帥垣留之飛虎者也縉紳之士以此爲譽而公絕口不自言公朝亦無知者此余所以爲公恨也優游里社歲晚康寧人以爲造物所報門無雜客時與

鄰曲年德相若者往來樂以忘憂至於沒齒人無遠近以潘佛稱尚德哉若人也積階朝議大夫閩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娶劉氏繼趙氏庸齋忠清公女兄也子三人長公湜故通判撫州次公勛漳州推官次公㠋將仕郎女二人楊某趙某其倩也孫男四人成祖將仕郎廣祖興祖彰祖女孫四人某年七月二十有八日葬洪塘山之原銘曰

士於今世患不知兵既仁且勇如公幾人一紀于郴七甲三洞何以得之惟公所用彼獠所穴白刃

如林單車直詣示以赤心人獼以禽我視如子所以其人為公效死援淮之役自將往還敵亦憚之曰赤脚蠻上功雖頻賞功何薄曾是登鐵亦爾落落天南何所一再易麾淯陽甫至又以斥歸遑猶未寧矣此偉士俾之得閒幾二十禩勞而不報所得者年一身之壽百世之延伊昔公家名以種德是又種之以銘以勒

劉夫人墓誌銘

夫人之子必登辱與余子泳游且嘗問詩於余余愛之

已已秋居夫人之喪識其事與家世銘狀介泳以來且曰吾父沒𨯳也稱不得銘今吾母棄我不銘不子矣余讀而悲之抑自念曰夫人之二祖龍溪東萊實銘之余何敢雖然不忍辭也夫人生名家自荆溪徙武川舊矣高祖光禄公諱滂太常博士守盱江全家死於難汪公藻合諸賢奏其事高皇帝惻然優贈之汪為誌辭甚哀曾祖梧州刺史諱墉早退有重名吕公祖謙甚高之祖上元令諱續父諱琮母趙氏房公元孫歸於趙朱陳之

好也夫人諱孟溫幼小有見聞言動應準繩在家為賢女旣嬪為賢婦旣婺為賢母檢法登己丑第初調晉陵尉嚴陵征官皆以憂不及上再調丹徒簿秩滿為毗陵録參改差浙西檢法官將就班卒官下生事索如也夫人奉其轜以歸為塋為庵事事整集痛其夫之出門折軸也勤苦治生以起家屬其子甃幼章句自授之稍長延師極勤敬旣壯縱遊四方取友當世豪俊費雖厚不少靳時以聞人相與言歸白膝下夫人喜見顔色必勉

以毋倦初檢法該祖澤遜其弟撫州汝皓之子撫州痛
其兄迄以遺澤奏鏊也丙寅銓得缺州海門簿夫人每
訓之曰汝曾王父鼓院王父司理與汝父皆由科目選
不應以此自畫也海門將問成夫人以疾卒夫人嫠居
二十年治家如烈士教子如嚴師自飾去其華時祀竭
其敬接内外婣族有恩待賔親上下有禮戊辰上元中
夕俄感疾危甚禱而愈謂鏊曰吾為終計百需已具今
雖精强明年今日猶及見否言之不戚若有前知逹矣

哉生嘉泰四年辛咸淳五年其日正月初六日是歲冬季庚寅合葬于太平鄉白峰講堂山之原男𤼵也孫良畛銘曰

𤼵之劉唐巨族以節名死光禄世積隆其文郁夫人生陶染熟婦德全慈訓篤𤼵而居儉以足二十年甘守獨一甲子餘數六養有期阜不復講山原為夫卜祔于兹後來福

徑山偃溪佛智禪師塔銘

景定四年六月十四日徑山佛智禪師廣聞示寂遺奏聞皇帝悼惜賜錢助葬塔在大明山下以大明菴御書其扁且給田以食守者嗚呼盛矣非師能賢穆陵豈輕畀哉師於余為鄉人初得其名於鄭丞相所為偃溪序壬戌還朝始見於京疎眉秀目哆口豐頤道貌粹然出語有味益敬之東澗侍郎湯公於師尤稔每相與言其賢方聞其病即以書別余與東澗俱為文以奠之東澗筆甚奇南歸五載其徒普暉來溪上乞銘狀曰師俟官

林家子世業儒母陳氏夢僧伽振錫入其室娠而生師貌與像肖人曰僧伽再來也劒負未言見佛即合爪稍長誦書如流年十五父母以夙緣俾從小父智隆於宛陵廣孝十八受戒其初謁印鐵牛印名且眼深奇之曰法棟也徧參諸老與少室睦無際派追隨甚久卒嗣瑛浙翁初見於天童針芥雖投自知未隱去再見於雙徑翁知梅將熟矣迎曰汝來耶一夕坐簷前聞更三轉將入雲堂曳履而蹶如夢忽醒翼朝造室翁舉趙州洗鉢

語師將啟吻翁拄止之平生疑情箆下氷釋機鋒自是
不可當叢林曰有兩浙翁矣紹定戊子四明制閫胡公
以小淨慈致之郡有貴公謀竄寺後時安晚當國師以
詩馳白即行相若留之事遂止無何移住香山相功德
寺也相還里又移城之萬壽貴卿名士爭先游從晚每
至忘歸為師作序此時也乙巳雪竇虛榻制閫顏公以
師聞如奏勅下此山給勅自師始上又親灑應夢名山
四字以賜戊申移育王辛亥移淨慈時敎家有挾坐禪

宗上帥奏疏百言條析明備上是之詔仍舊時瑺焰方熾師以理折䦨者敬服甲寅移徑山寺更兩燼而復始務速成傾漏相仍日費苴補師始至歲仍偸輟衣盂以贍來者厨堂忽敗撤而新獨雄於一寺其有為之功不苟類此庚申賜號佛智舊莊二所指水為田東餉按籍索租害此寺二紀師為奏免踰年又以和糴病告穆陵雅敬師每請必俞師雖於世泊然而所居利興弊革不可盡書賢矣哉連住八山幾四十年誘納其徒證悟者

衆海東夷相叩讀書咨至師之道化遠矣病中危坐如常時問疾往來與語不倦將終獨以急明己事為門人戒侍僧求偈靡去益請書十六字而化時方炎夏飛霞紛紛非積行所感乎住世七十五年五十八夏其壽若臘與佛日同金書菴名共一明字聞者異之師襟量素宏與人和易所至緇徒雲集敬慕之没盡無疾聲遽色遇事雖劇處之如如不逼而成隨願必應他人不可學也或疑主法過慈其弊也弛余曰百丈規則嚴南陽門

户大臨濟峻峭雪峰粹夷敎雖不同其道一也師以身

卒何弛云余雖交師晚而知師深是宜銘銘曰

振錫何人再來何故夢覺何分歸游何處無為有為一

手呈露全提半提八會言句我翫我珠無汝喜怒汝傳

汝薪自我來去大明峰前遺蛻所寓枯木衆中法髓誰

付金字扁題龍君呵護百世之藏與龍共住

鼓山愚谷佛慧禪師塔銘

愚谷名元智枯禪法子密菴二世孫也枯禪道眼高師

初從枯禪於鳳山叩請甚勤禪已奇之去而游方謁浙翁琰於雙徑謁少林崧於北山留掌記有聲稱少林移徑山枯禪嗣席師喜曰青鳳山前事未竟今竟矣禪至仍掌記俄而機契萬境如如禪移天童甫至而寂師往奠有偈甚悲其詞曰擬擘春雲作錢楮傳徧諸方曰石屏風又題破矣歸留南北頗久妙峯石田皆以座元晚之石田病貴璫當至俾師領客璫有數問師與語要而明璫以密聞名徹中禁其人約師一見師力辭之一衆

鷲服嘉熙己亥出住呉門薦福移翠峰又移毗陵芙蓉道價日隆辭歸靈隱寶祐某年泉守以法石致三夏遷西禪寺久廢師興之增築二莊海田曰福清太寧長樂大滭居六年俄退席踰歳帥閫竹居王公移處𦵏岃甫一夏以病告退老東菴咸淳丙寅正月十七日趺坐書偈而化壽七十一臘五十八塔于鼔山南院師生薛氏世為長溪儒家廳村薛補闕之後年十四治書筆頴出非其所好出家邑之清潭二十受具道貌充然識踐兼

美渟涵愈富退歛若虛和而有容犯亦不校其所造詣
未易涯涘余初得師於冷泉余老溪上師自法石北來
一見良喜自此書問不絶師素寡言每見默然以意相
怡悅余多方外友師尤貭重者也師没三載其門人九
峰某謁銘於我語愴然曰吾無以報吾師師不得銘吾
弗子也余知師之賢而多其之義遂為銘曰
歛然而虛雖有若無是曰愚淡然而足雖下不辱是曰
谷有屶其崇有萃其封我誌此翁

前天竺住持同菴法師塔銘

錢塘上天竺諸教寺之冠冕也位置其人亦猶五山之雙徑馬況是六龍駐蹕大士之奉尤嚴主席之來必有宸命疇咨聲望畀于不輕故先後相承多其宗大尊宿若同菴則其一也師諱允憲越之暨陽劉家子母楊氏夢僧入室而師生以為再來人也少即緇之初游育王有老衲具眼曰子緣在台宗且教以鄉往遂從逸堂某於西山又從北峰某於超果精勤十載洞造其微於是

學侶奔趨爭就爐錘名山虛席迭求致焉自台大龍歷秀廣福與台白蓮遂由鄞之延慶擢主上竺乃採名於大士得之師嘗兩為座元一衆心服居八載軌行之化私淑門徒有為之功徧新堂宇淳祐一再明禋隨禱隨應兩遷左右街穆陵特旨也初成傑閣以超諸有海賜名宸奎昭回亦惟師是寵丁未季夏朔祝香甫畢就輿清衆語違人皆駭之翼朝書偈趺化留龕旬浹危坐如生報年六十九夏五十三葬寺之東其徒以師沒二十

年塔未有誌介古源清來請余曰佛學莫難於頓悟台
宗尤妙於講明茍獲造其玄微豈必離於文字能窮玄
辯何鈔疏之俱焚旣悟此心寧法華之自轉即師所學
觀其終始豈非雙修之全功圓位之極致歟遂為銘曰
南北互興空有汨龍勝之傳佛隴出二溪而上肅也述
玄珠相付同一佛上竺自唐為法窟累朝妙選多人物
同菴八年玉柄拂見地光明語剴剮往來如蛻沒不沒
書以傳之鑱嵒崒千載宗傳指可詘來者伊誰覔靈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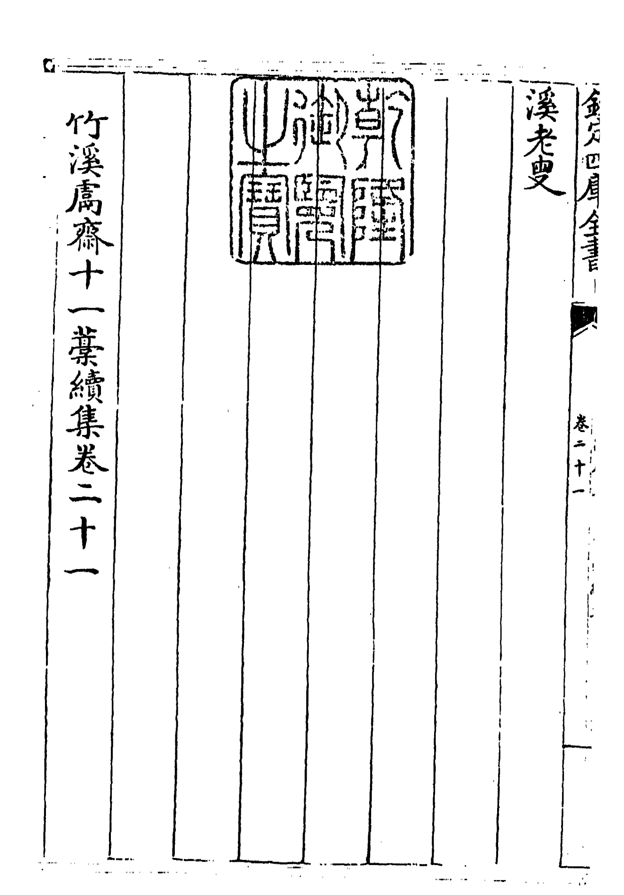
林孺人墓誌銘

古囊山之前有處士曰蕭宋珍其室孺人林氏玉融鏡江人也為處士繼室以賢名余嘗造其家處士父子皆龎眉皓髪有古君子之風其翁精於内典嘗寫華嚴盡其帙余與後村為之跋處士好善如迺翁輕財樂施孺人力助之雖厚費無靳也其平生可稱者於公姑盡孝於賔親盡禮於鄰里上下盡情人無親踈遠近皆敬譽之處士以次子留上庠遇禋恩封廸功郎戊辰轉承奉

郎賜緋魚袋林氏封孺人年七十五某年某月某日以疾終某年某月某日合葬某山之原子二人長桂芳次桂發為存心長升前廡擢戊辰龍飛第調泉州教官孫四人麒麟福巖桂發未歸而承奉沒甫歸而孺人沒痛父母之不及榮養也為承奉求銘於後村乃以此見屬兩謁余溪上余悲其志而知其家世之賢亦樂為之書銘曰

承奉之妻廣文之母善積于躬福貽爾後誰其銘之竹

溪老叟



竹溪鬳齋十一藁續集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竹溪鬳齋十一藳續集卷二十二至二十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傳熊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舉人臣李　椿

竹溪鬳齋十一藁續集卷二十二

宋 林希逸 撰

墓誌銘

崇禧陳吏部墓誌銘

咸淳二年十二月二十有四日崇禧提舉宫講吏部開國陳公夢庚卒前三日猶以手簡至溪上索余考工口義曰吾疾少間矣願見此書幸毋靳余汲汲復命而公

之訃聞矣以程度之至纔一夕余與公交三十年此帖為絕筆也嗚呼哀哉其孤卜次年四月三日畢葬事以國史武諭陳自齋之狀來謁銘且曰吾父生平酷嗜書雖病不廢卷得考工傳良喜扶頭繙閱至疾革後已公真生死文字間矣嗚呼哀哉公少以文名年二十一拔胄解三十三擢甲科教授潮州秩滿堂除廣西漕幕人訝其遠謁廟堂抑名輩公殊不屑意代還安晚鄭公當國矣遂得幹辦浙西運司兼會子局校藝省闈房中所

得多佳士俄以考舉如格注廬陵縣鄭公曰非所以重
科目也創員提舉會子庫比内職以處之鄭免相除奏
院公以未試邑辭改太社令甫兩月臺評去以公安晚
所敬疑其為黨添差通判泉州吏於泉多以珠犀自污
公屹立如冰霜大商豪姓敬遠之人目為古老通判垂
滿又以臺評去公朝知彈者修同愱之怨甚不直之踰
年遂添倅廬陵實文清李丞相當筆廬陵舊有督府賣
鹽羅錢終歲緡以萬計公曰毋貽患他日悉還州家未

幾漕臺積等騄索郡無見儲良窘人服公逺見董秋闈
與諸房以不重謄為約遂洗累試嚮舉之疑知和糴素
病民屏絶符移但委攬家分勸民不見吏卒而辦諸司
皆高其才檄攝撫州前將交頭諸帑多虛數公留其緘
鑰別為出入兩簿自領事日始比去盈縮了然綱米敷
船歳擾且滯公造巨艘十二先半載出深潭以俟餘以
小舟運足之舊以秋期是年四月至總吏以為六十年
未有也其長於吏事率類此除檢院免得貴州毋喪止

知惠陽至之日有重囚連逮在犴人二十九前死者不計也公曰韓必和贛客也去管下九年而後韓達訴無尸無證徒據黠卒陳猛一言詰之則曰傳聞也見且疑聞而信乎改委貳車審鞫之得其情二十九人皆釋前在撫宜黃人有得罪於父而縊死者縣囚其父三月公亦一閱而縱之仁而能斷聞者以為法便民奏上列二事于朝其一曰惠民苦贛商之害名為販負實則暴客豪奪必空其廬忿激多死於鬬爭而誣訟捕繫尤擾若

如淳熙守臣吳褒之請乞令汀贛二州團保伍與憑由入出稽諸一人有犯同保共坐其二曰博羅石灣介廣惠之間海寇以為窟穴出沒如鬼雖嘗置寨籍缺而力微乞從經司撥水軍三十人部以一將兼博羅巡檢生券州給之公為惠政俱可書此於慮民尤遠議雖未行識者韙之惠人像公祠於豐湖十賢堂歸得汀州除宮教道除太府寺丞就職兼莊文府教授對班首疏言今天下固未亂而亂之形已具國勢固未危而危之證已成

內外患交攻公私儲偫俱竭雖未有徐樂瓦解之慮而有
賈誼積薪之憂又言盜賊夷狄之禍曰鹽禁過密萩浦
變生捉鹽害滋昭夫嘯聚在內則有綠林相挻之虞整
居寶峰必謀掩屬板築光化意在圖襄城邑以窺浮
光陷大理以搖廣右在外則有日蹙百里之辱皆當時
諱聞者言官丁大全甚惡之遷司封即劾去穆陵知其
非辜王音予祠時寶祐五年也大全敗前惡者皆召公
曰吾倦矣甘老林泉四請祠稟為詩示其子以銅臭不

如書香稱善人勝官呼為訓其始終操趣蓋如此公嘗
自謂吾年七十七為厄歲十二月為厄月果如其言官
至中奉大夫閩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所作詩文多不
自珍惜僅存者竹溪詩一藁至五藁羅浮倡和小集摹
傳矣又有笑林若干卷竹溪雜藁五卷藏於家坡詩會
箋若干卷刋於惠笑林自志出處也娶劉氏封令人有
賢操白頭相與如賔先公一年卒葬所公自營今合窆
焉子攸承直郎漳州判官孫溶將仕郎孫女三壻曰將

仕郎林溶之修職郎新徽州績溪縣尉趙必埴一尚幼
公偉人也學問有源委取舍義利明其在桂林兩幙皆
以征黎受賞經帥憾公護漕鹽獨遺之有勉其致禱者
公曰吾寧失兩官禱辱也其在京漕衛公經諾以京剡
適有嚴陵宗姓爭嗣者衛決矣公以理爭之有疑撥怒
者公曰吾寧失一削爭職也此其所以自立亦其所以
自困使能少貶以徇流俗其達也久矣大資可齋先生
實公從祖辭榮髙蹈為今丞相所敬屢諆起公而公以

知止告可齋曰景長能如是吾家有二隱矣初號竹溪晚以隱名堂葢取諸此余所記是也公姓字居上流嶔崎四十載僅一刺郡兩登朝通不及一考人皆以為恨而公春媚玉明由由自適寄所懷於聲畫視退猶進也是惡可與寡淺者道哉余初識公于京計幙之廨鄰余寓屋每夕共坐燭影下評談古今文字公眼目最高辨難往復時中肯綮必相握手歡笑夫人喜具觴茗隅簾時曰掫者錚錚矣去歲秋謁公里第公雖少癯眼光爍

爍劇談縱飲如常時間及京華舊事相顧愴然豈知幽明訣竟以此日余又何忍為斯銘又何忍而辭斯銘也自齋工於文狀公本末詳而有法余哀思涸姑述其槩云爾因系疇昔所以相與者焉嗚呼傷哉銘曰

義江古靈閩之夫子五傳至禾義山金紫禾生良臣理曹公祖宗仁太中是為公父母也碩人考諱林氏二李齊名諤之昆弟中外兩家有文有道少長熏磨所詣者與既名於時且翔且止胷中光芒所吐能幾藁雖可傳

事雖可録淵其渟涵見者毫粟歲晚自怡更號一隱我散其樗彼榮者堇是身如雲朝聞夕可矧味其腴吟嘯至老渺素綏横孤翠筆聳千載不蕪一隱之壠

宋知縣通直陳公墓誌銘

咸淳二年四月乳源陳君之子夢龍以書抵溪上曰吾父尉尤溪丞連江掾英德令乳源東廣以架閣檄留乙丑如京鈔已上俄得疾致其事進階通直賜緋魚命下而卒時十一月二十七日春秋五十有一東軒大儀常

公挺為吾父書壙石矣顧有銘僕辭焉九月又書曰吾
為吾父卜窆穸初以五月痛其未得銘也改卜中冬丁
酉矣吾父生無以騁恐死在湮泯將遺憾九京是吾父
有子猶無子也余為之惻然曰君向自連川來攝玉融
有賢聲其歸也余以詩餞之去而為掾為邑皆以廉白
名英韶之士至今稱之龍也雖不能條其事而余聞之
審況寓齋寶章以學問起家仕吏麾節而宅不過一區
田不盈百畝待制陳公讜大書公勤廉儉四字褒之參

政徐公榮叟狀其出處亦以廉許之建安名前輩也君以父仕守其學終身忍貧以死昔人曰臣父清畏人知臣清畏人不知自以為不及君一廉如冰雪所至歎然未嘗以此自多其在吾邑却例券謝私覿嘗敬而譽之君赧然變色曰無是佘於是知君家父如威子勝貧矣龍也圖君之不朽不遠數十舍專伻一再至不得銘不葬其志與李方叔同爲猶不以屬雪堂僕何取知君世貧無以求於顯者憐龍之志遂為銘云君諱焯字仲明

寓齋公諱梓朝請大夫直寶章閣江西漕知隆興府母鄭氏贈恭人游氏贈恭人君游出也一子龍也銘曰

將相里溪之陽林石坂君之藏再世賢閣而章銘以詞傳彌芳後之人表瀧岡

陳判官墓誌銘

君諱介字方叟世為福清人自古龍從龍津則高王父某也曾王父洪業王父士表父侃皆以積善名其鄉君生五歲而孤母氏督教甚至初從學尚右鄭公有能賦

聲鄭公世所傳八韻活法者名師也長事樂軒于網山之里毋氏外家龍江實與網山為鄰遂從而居焉君既有聞於樂軒不以場屋為意年三十不應舉人問其故曰吾早孤母子相依為命吾親老矣何忍一日離膝下終曹夫人之喪己酉始就舉庚戌與其子巖石同補上庠兩捘解擢開慶己未乙科時鶴相當國仇名士君廷對語切直考官懼而抑之調三衢戶曹偶縮戌遲半載始往至即却砂地粳糯例錢秋場受納每石有買口錢

二楮君笑曰口可買心可買乎撝去之後果㲊軍閧郡
誅其渠洶洶猶未已委君諧管諭之衆歡然曰是不受
錢司户吾曹請好米敢不聽命臺府多委送每以理折
之且委曲訓諭以還其天間有彼此釋然而去或兩造
俱置雖負者亦服其議死獄也必為囚者求活死者求
寃曰庶幾兩無憾常邑詹寇成於幕客魁吏君深憂之
力言而不聽變作登陴守捍君獨當所必攻事平辭賞
格不獨受人益賢之前是謝公奕中禱雨久未應以君

純篤曰為君走靈山隨車霑霈郡人曰司戶雨也甲子又旱君白郡侯曰旱之虐者天政之虐者人減五邑之賦天必雨王公已欣然弛其半雨立應嘗攝邑山時諸鄉多盜君謂尉曹曰此飢民耳毋庸激但以禱雨為急既得霖糴無閑盜果息邑素煎熬君守之以廉期之以信月解未過以俸代之守曰江山果難乎陳戶何優也諸臺專吏橫舊苦之君攝倅不為屈屢直於使家來者以戢私曰此强項司戶也在職三年四易守寬猛雖不同

君處其間隨事救正無不敬之秩滿擬以職幕辟辭不
就留八月始得去外移潮州判官憲王公伋素昧剡以
浙東憲幹書幣造廬君苦辭以謝杜門課諸孫寄情歌
詠於世漠如也忽一日自吟曰了知傳菜日仍是破瓜
年時咸淳乙丑君年六十六其子以二八疑之驚問曰
何為作不祥語君笑不答果以十二月二十三日無疾
而逝實立春次日也君蓋前知之矣娶鄭氏子一人巖
石修職郎改差建寧府學敎授女一人適登仕郎劉嗣

翁男孫二女孫二將以某年某月卜葬雲滌山其孤以銘請曰君治命也余雖與君同邑先後出樂軒之門久落江湖而未及識壬戌被命還即舍道行柯山鄉落間聞父老誦户曹之賢有曰活菩薩者心甚異之既見則知粹然古君子也嘗以其名上於朝越歲南歸又一見既而聞君兩辭臺郡之辟所守甚堅今世之仕爭歲月校分毫若不復有明日者而君所守如此又且怡然死生之際非學問之力歟樂軒之門寥落久矣使其年幸

而及耄使其學幸而及試豈不為程門尹和靖獨殿諸老以壽斯傳天不慭遺惜哉若人也君之子旣為家傳甚備余因取其大者書之銘曰

書而臞道而腴名以文兮雙字譽以政兮三衢却當涂之羅致甘遠次以舒徐棲心恬知之養蛻身夢覺之蘧夫是之謂樂軒子之徒

張屛山墓誌銘

嘉熙庚子秋余以溫陵掾入漕闈撤棘有士頎然闖門

者視其刺則張君持之也坐而語余曰吾為屏山書室以聚鄉俊秀而學焉貧不自給者買潒田一莊以資之今已成願有記余曰建為往來之衝名於時者日過門何取於僕再三謝不可既而謁其居則山之環者如屏前後左右位置各有思喜而諾之自此相與三十年知君上世家昇州唐曲江司徒之後南徙伊華遂為建人嘉祐以來擢科第者相踵曾大父轂三舍貢士祖某考某贈廸功母謝氏封孺人開禧禋澤也君字立叔生十

四歲而孤與孺人依外氏湘潭令尹居溪濵後移屏山下初從永嘉李公曼卿蔡公幼學授春秋同門生謝公汲古周公端朝皆推先之齊堂倪公領郡親課學職員君為首選擢以學録極加寵重君行醇而學博里人執經席下去而顯者甚衆居孺人之喪嘔血幾毁性遠近以孝稱庚寅辛卯君損廪質家活千餘家人呼為生佛指使抑齋陳公素寡與獨約二使者訪君於書室歡飲留詩而去君雖筆硯未靈老不釋卷晨興必誦周易終

帙持身治家有古君子之風性喜施予建寧縣學廢堂廡為蔬溪雲際寺荒山行苦暴客君一手倡成之邑士行旅至今以為德晚號屏山居士築精舍於青雲峰即梨山也淳祐已酉某月某日留詩一絕無疾而逝享年七十有六有詩兩卷名意槀其年十二月五日壬寅葬青雲中麓君自營也娶提點陳公偘之女男瑜先公十二年卒孫男二人康松年女一人壻莆田葉丞仁甫之子弘祖曾孫男三人女一人狀其事者門弟懷安簿黃

夢吳咸淳丁卯松年以文學守勑應莆陽趙使君之招道溪上袖以求銘君於是殁十九年矣讀其狀思其人恍如初見時也為之愴然又喜松年好學工文能紹其業知君之有後銘曰

屏山之下昔君書舍梨山之前今君墓田君窮於世酷愛者山以吟以樂生死其間曼卿芙蓉純父長白君今何歸必如歐石此山長存君則不死何年鶴還問君孫子

林夢隆墓誌銘

國清林夢隆字德本惠安丞雷震仲子也早工場屋語長富於學累試不售居裕如年四十闢一室名强齋聚圖史其中理家雖甚勤巨細必整比而晨夕諷詠此室以書自味為詩多警語性嗜古寶繪所儲集古所録與涵星割雲之珍苟有至者以得為喜不計直予之居鄉尤樂賙人之急貧而没者槥之里士程德正老無依縠之家菴死為之窆其能慈且義類此執惠安之喪哀麻

不去體前兩年嘗告余曰吾卜地醴泉西嵾營吾壙室取香山詩語名之曰海山歸處余嘗扁矣今年春又以詩請余詩之甫數月其兄忽以書來訃且乞銘又曰吾弟孝於親友於昆季既歿猶見夢於吾母曰二兒雖稚弟兄在何憂余讀之愴然曰强齋其歸海山乎因思中庸問答其最後兩言窮達死生之事也今君塞於時而不變愬於夢而不戚亦强矣是可銘君生嘉定丙辰終咸淳丁卯某月某日葬以其年十二月某日母余氏娶

魏氏先卒十二年已窆今合焉二稚宗直宗海也余嘗銘惠安矣家世已具兹不書銘曰

海濛濛山小小有人焉强哉矯嗟爾賢嗇爾壽藏於斯利爾後

孫夫人墓誌銘

夫人孫氏諱汝静温之平陽仙江人迪功郎叔惠之女保義郎林棟之妻初歸時夫家未裕夫人曰姑向老不宜自勞夫力學不宜自汩請以身任之縱其夫遠求師養

其姑極盡孝去飾甘菲朝晡應酬不少懈肖完矣始闢
其居保義亦升右庠人以為賀曰未也夫早成名姑安
得壽此吾願爾俄而姑疾衣不解一年夜半露香自祈
乞減己筭既居喪泣血不啓齒終其制及保義合選成
擢第上三人傷姑不及見語必涕下保義歸踰歲即逝
夫人嘆曰命也柰何嫠孤相守勤苦自力恪意教其子
畢婚姻未久而女忽亡悼恨得疾以景定四年六月四
日卒享年五十有八初病即曰吾數盡矣三日凝然端

坐而瞋但囑其子以行好事振家聲定力如烈丈夫性純孝慕其親終身毋陳氏年九袠家雖遠稍暇必歸寧常問時安否不絶屛攝之祀滌視必躬鄉鄰之急貸予不靳歲侵每平糴以倡一介不茍取嘗有輸租多數楮去而覺追數里還之又嘗遺首飾于庭心知其人不欲言衆索驗得實夫人曰非吾所遺者其寛厚類此死之日閭里遠近哭必哀以咸淳丙寅合葬金舟鄉湖原衆嶺曾祖德運武翼郎祖大經承節郎子一人煜漕貢進

士女一人壻方暐如今史蒙之子國史余友也得書為謁銘余又聞煜筆力如乃翁必能大其家惜夫人不少待也銘曰闕

永嘉林國輔墓誌銘

前之冬浙貢進士林煜以余友方國史蒙之書乞銘其母今又以其父狀來亦余友所作也且曰吾父銘吾祖母重趼至閩乞憐於庸齋趙公留數月始得之吾父亡吾尚幼宰木拱矣不銘不子也吾懼焉余憐其志不忍

辭按君先世自閩徙温卜居林灣薛習齋已於南仲之誌紀之曾大父訓大父廷翰父謹皆以積善名于鄉君諱棟字國輔一字與守年十二而孤劬書力學志亢其宗甲辰混試補右庠歸拜其母戀戀不忍離母趣之君曰歐陽四門雖曰養志皃願學者陳蕃也未幾母以疾終哀毁幾滅性朝晡之奠哭三載聞者傷之既葬始入京戊申升舍己酉上舍文聲籍籍既擢庚戌第學法必需明經或曰君為鼎魁不應限此君恥自陳東歸甫踰

年得奇疾卒淳祐辛亥六月二十有七日也春秋四十二明年從戎殿庖之命下不及拜階為保義郎君為文簡而有法以諸祖多游陳止齋樓攻媿之門議論有源委其從師取友又皆當世名人少時聲價與從兄潮陽宰書補儀真教思齋相上下生平一語不輕發自號訥菴而扣閣議時政别忠邪多為同舍先廷策痛言邊事甚激切謂兵禍甫息喜功好大前世覆轍也時有主議圖邊功者君故峻折之末言天理人欲限界定則君子

小人限界定君子小人限界定則中國夷狄限界定家家數千言識者謂其有龍川氣骨無垢學問使君得試掖垣必又有可傳者惜哉性喜施輕財救荒賙急不少吝某梁某路蓟有病于人不待告者築均水堰復古運河團保伍捍海暴或請於諸使自為之或獻以奇策俾行之使君得用於時必以勲勞見惜哉其睦族有恩其交友有義其持身有禮其教子有方國史狀已詳卒之日無他語但曰死生命也使吾少延得再轉以貤吾親

吾願也已矣奈何歿其身不忘其親吁賢矣娶孫氏上舍正奏應霖之姊後君十年卒男煜也女嫁方皡如咸淳丙寅十一月己酉與孫夫人合葬湖原象嶺君昔自卜也銘曰

聲三舍兮文豪上三人兮名高雖横金兮賜袍遽埋璧兮叢蒿志貽親兮不遂死遺恨兮奈何

秘閣提刑侍講正言陳公墓誌銘

淳祐甲辰大政改紀朝方留意人物公時有聲於湖湘

矣丙午游克齋獨相公以體量江湖鹽事稟議尚書省甫至條上三説皆前相施行舊弊也廟堂是之既又述建閫之議曰國初雖收藩鎮之權而重邊城之寄所以藝祖之世西北帖然今淮西諸城日困於敵謀國不思變通之策如靖康沏四輔建炎置鎮撫徒曰昔人剗方鎮以為郡縣今不可割郡縣以啟強藩以桓温蘇峻疑當世之人而不以羊祜陸遜期文武之士非識時之論也克齋喜書其紙尾曰此論甚偉國有人矣終當用之

除公左綿甫陛辭而游去安晚相矣於是遷六部門未

幾遂除監察御史兼侍講此丁未七月也初進講穆陵

曰知卿不求人知此朕所親擢公頓首謝聖意益欲用

公矣第一義及鄭簽樞又言史宅之之横時史以宇文

融故知求媚於時遣使四出名為括田委信王疇為害西

浙公議籍籍諫垣抗疏柱史直前史為掩護猶得外補

公乞覈其贓重加鐫斥朝論壯之在臺一年其所彈擊

皆天下所不與者每奏必行且言大臣不持大體內而

莞庫小吏外而監司末屬駢塡光範之門中書黍矣人尤以為難言戊申十月除右正言仍兼侍講公條陳弊事愈力時史已在樞府媟嫚尤甚以言事之臣多侵貴近指公為植黨除大理少卿不拜而去此己酉閏二月也明年除江東憲再辭始就職踰年辛亥以部內有蒲李某當路倩也奪浮屠田畆數百郡欲媚以畀之公不可移文追索急李毒於朝免寶祐元年十月主管明道宮抗章引年以直秘閣致其事十二月二十一日以疾

終年七十一階朝散郎公諱求魯字質甫嘉定癸未進士自為小官恪然有守所至得譽且皆有勞效可紀初調臨海尉郡㑹巨浸瀰漫城郭死者相枕藉猾商乘時聚羣不逞詐為暴邦人大恐守以屬公公不動聲色捕三十餘人一訊即服聞於朝以弭變於未形宜厚加賞非公意也再調漢陽教官朝論皆言有勞不録何以勸特改承奉郎丞處之麗水偽劵之獄誣連大家鞫者欲以嘗賄吏實之公曰平民被誣懼禍求脱此亦常情事

求其當不可以此為疑請精詰之其人果無罪至今像
公祠之知福之閩縣鄭府家僮逐吏入縣廨公執而杖
殺齋稱其能益以賢公東畋曹帥辟公機幕敬之如賓
友繼帥意一徐公以公族日蕃郡稍不給議請祠牒以
濟之公適當筆知宗綦人怙藝妄作素與帥不咸且嫉
公守正倡言有所裁抑嗾宗子鬨公家一空公曰國無
紀綱矣拂衣去適當沙鐵菴方漕留辟建倅公辭焉會
堂中有誦公賢美者時宰曰得非前知宗所惡者乎除

通判澧州守楊大異以職事忤孟制改它郡朝吉俾公

攝之公尤不屈事有不便於民爭不直不已孟反敬憚

之堂稟之命雖以此亦不專以此也然公雖以廉介名

於時而學問有淵源獨歎然自下不少炫其長故知其

賢者多而知其學者少蓋永嘉諸古事而及之穆陵亦

嘉其忠懇而勢孤讒勝迄不得少行其言而去惜哉士

患無學學成矣患於不得言居可言之地而遇可言之

主竟亦止爾惜哉公之季公汲自號壍齋與葉水心錢

白石游久公磨礲其間故毫端極細潤言論纖悉洞識體要余初交公於朝及公持節來番余備數治事與公相從幾一載析理論文句句中肯綮郡刊艾軒先生集初成公得之甫三日俄語余曰艾軒之學異於人矣其於古今書上下數千年事無大小如珠貫而繩引余為之竦然曰吾儕讀此書者多矣未有能為此語者況一日而得之益知公之不可及辛亥冬别余江岸時丁為番倅初擢江西分司瀆山素奇遇之丁亦自許以必見

用公私語余曰此輕薄小人他日必自禍但頗朝家毋
為所誤爾公殁數年而丁敗每思公先見之明曰先見
之明雖老泉辨姦亦不過是公葬所居後山已十三年
咸淳戊辰其子為吾郡理曹乃以銘見屬余曰我銘也
乎哉遂抆涕為之公家本居閩七世祖從温今為樂清
人曾大父師禹大祖説與詹事王梅溪為友號八叟父
泳以公貴贈朝奉郎娶魏氏繼戴氏皆安人子二人子
崇理曹也子嵩今為其官孫一人竺儒自薛常州陳止

齋以周官六典參之諸史講求古今損益異同之故又考本朝文憲相承所以垂世立國者欲正體統聯上下使內朝外廷必別大綱小紀必嚴與夫取民制兵足國厚下之法隨事條理期為長久以今準昔而不為好古之迂本末明究要皆可行公謂禮樂頗得其傳每慨前修曾未及試以身為憲諫之臣感人主知遇欲朝廷做而行之故諸所進言如曰謹微如曰仁必兼知勇如曰務實如曰舉要固無非格心之大者至於整齊世故扶

補鎛敝先後條上十餘萬言大抵以會計必令為一書內帑必制於冢宰兵民政分則體統失宮府情隔則禍患生取士未能復古必回所習以養其心予民未能如古必求所苦而去其害和糴抑也預借欺也又言鹽入漸損者衆爭利之當嚴於諸闌楮價愈下者國自輕之毋徒以強民人才之乏實原於士習澆民力之困實原於國用窘成周遠矣國初非所法乎某病某源某證某藥其言皆有關係未嘗輕摭淺微通而不拘詳而有據

鑿鑿然如穀粟可飽而絲帛可暖也且曰臣非不能抗高論以邀虛名葢救時變通之道毋急於此精粗皆學也陳之奏篇著之講義又時因進孫其書存於家有雜著奏議講義故事共若干卷銘曰

公始來閩我未及識人言公賢喻以金石暨游湖湘聲俞籍籍既召而來獻言千百相曰偉人偉哉此畫公留未幾晚登宰席每語奇公曰不易得峩豸之除帝所自擇時有要人怙眷強愎抗疏力彈併及其客人皆比公

鳳鳴麟獲公雖慈和守義正色或忠或邪靡不別白上知益深付以言責公慨於闕如醫視疾曰上聖明扶世何策生平討論得自陳薛出而試敷奏歴歴匪汎匪迂以今準昔鍼砭其源隨證區析約以規繩質之典籍謂此不明無以立國公雖忠勤讒者在側何憾於公實世之厄我思若人有言有德非以交情為之惻惻𤔡如之藏蒼崖古栢其以斯銘大書深刻

竹溪鬳齋十一藁續集卷二十二